

科學與倫理問題

卷八



自
紹
興
車
以
謹
獨立出版社印行



向紹軒講

青年生活與修進

獨立出版社
印行

目次

- 第一講 大學政治學說……………一
- 第二講 三民主義的民族文化歷史的解釋……………二
- 第三講 三民主義與國際政治……………三
- 第四講 中國封建時代統治的國民經濟與民生主義的中心理論及其實施方法……………五
- 第五講 在三民主義政治之下預有復興民族責任之青年學子本身應有的準備……………九

第一講

大學政治學說

程頤 人 程頤

緒論

今天講的是大學的政治學說。大學這部書，原來是合在禮記四十九篇內的第四十二篇。禮記這部書，據漢代戴德所編，共七十篇，學者所記，并沒有指出作者屬於何人，不過由此可以曉得是爲孔子再傳弟子所記。因此我的可以曉得大學這部書，也是孔子再傳弟子所記。這是古今學者對此都沒有懷疑的，但是究竟是何人記的呢？班固也沒有說及，古今學者對此，議論紛紛，也未有確定的解決。我在我所寫大學這部書內的大學乙部內，有一章，專考證大學作者的來源，與貫古今學者的意見，舉以兩人確定誰與人的政體一書，顯是希臘古代學者亞里士多德氏的作品或例，證明大學這部書至少頗一篇，就是通行本子上，經朱子所定爲經文的一章，當爲孔子所記，其後當係曾子對其門徒傳述孔子所講，而加以解釋的話。此部經文的記者，當爲孔子的弟子，曾子的大弟子孔伋，書經部稱他爲子思，就是孔伋的別號。我這樣的解決這自古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完全是以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原則，去分析有關的歷史資料，反覆考證所得的結果。你們將來取這大學這部書內的

大學作參考，就可澈底明白。因為這個問題，是個專門的問題，包含古今學說太多，不是此刻可以縱在大講臺面詳細講明的。

大學這部書，是中國最古的一部政治學，是最古而有系統切實用的一部政治學，簡直可以說是費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國家政治教育學說一個具體的結晶。但是到了現在，經過兩千多年的長遠歷史，經過一般的學者，都已經把他當作普通儒家的教育理論。就是梁任公，他在中國的近代，可算是對於中國的政治歷史哲學等極有研究而極有卓識的一個學者。在他的新民叢報，當時與民權雜誌相當，風行一時，從沒有講過大學是中國的政治學說何如。等到後來，他在清華大學講「秦政治學」的時候，也只是大論諸孟子荀子等書。所以把大學講定為一部最重要的政治學說，實在是從「總理開始。他非常重視大學，在他所講的三民主義中間，不獨在民族主義內，即在民生主義，大學的理論，常於精神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蓋總理自四十歲以後，特別注意中國民族固有文化的研究，他對於五經四書是時常不離左右的，這些都是他常加追憶和所教孔子講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一語。他平生所著許多重要手稿，以及許多重要手稿最多，他在解民鼓主說中間，談國民教育內加論一節，論國民教育政治學說。那時有學國大學政治學說的好，這固不是空文，而是大要，是含有深刻意義的。我們民國十六年的時候，曾在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政治部工作，屢次提出將什麼「總理與民族因

有的知識，却提出大學治平之說作根據的一個問題，你爲考論新學投考政治工作的青年學生，結果得到圓滿解答的試卷，十不得一。這個原因，一是對於三民主義未有深刻認識。二爲在學校未經讀過大學的原故。第一個原因，學校教義書的改訂是應該負責任的。第二個原因，由於過去部定學校課程的缺陷，亦是無可諱言的。我當時感覺這個毛病，就把這套在本書習過經史的常識和在外國研究社會科學的見解，比較會通，得了一個簡單的解釋。由是總理認定大學這部書是孔子將以天下爲公的大道具體的揭示出來以告後世的。現在政治學說，國家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都夠不上講這個天下爲公的大原則。所以我們對於你們講演，第一就要講這部大學的政治學說。

二 大學經文直解

爲什麼講大學政治學說，單提出經文一章呢？因爲這部書的精華，經文已經把綱要陳的指示出來，把經文解釋明白，就可由此而講與經文有同的涵義。講大學經文何以照爲直解呢？就是本着經文的大義，直講講解，不完全依照該字字句句的去解釋他。這本作七段來講。

（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 此節可注意的，計有四點。第一，大學制度的涵義，在中國古代的大學教育，入學的學生，分爲天子之俊子，諸侯大夫士的適

長子，和人民的優秀分子，選定個人學說，始而求滿，我們，以看出中國古代大學制度的萌芽，（1）有民族中央集權的意義，這個意義可以從天子之制字，不問君后妃所生，和長幼何次序，都可以看出古人對於「禮」的大意，（2）其目的，是使一人有天下，而資給，就可明白。（3）有培養平長特種人才之意。這個意義可以從大學要略於凡其之優秀者，不加以任何制度的條件，就可明白。這兩種意義，是了解，然後可以進講大學所研究的問題。第二，明習禮的淺說。這就是說人的性而實，明習禮就是說人的天性而言。孔子常說性相近，習相遠，這相近的性，就是人的天性。就是人的明習，習而至於相遠的原故，就是由於人的習慣有好惡不同的分別。所以明習本來是人人所同有的。因為習慣不同的原故，於是本來的明習，致有不明的現象。故加上一層明的工夫，方能保其常明的現象。這個明的工夫，就是大學一看，指示立人始於立己的一層基本工夫。第三，教民的通釋，朱子從程子收親為新，我以為不必改。因中庸極其所謂親字，有三涵義。一曰親近的親。即親近老百姓的意義。詩經說：「弗躬弗親，而民弗信」。即是此義。二曰親愛的親。即愛老百姓的意義。禮記孔子對哀公問，有曰：「古之有政，愛人猶大」。又曰：「弗愛不親」。即是此義。三曰相親的親。即親近百姓各自相親的意義。禮記上「以親九族」的親字，和孟子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的親字，均是此義。朱子大學之義，即讀於此相親的意義之內，故不必另設經文。至於如何求親近和親愛老百姓，如何使老幼各各自親

親，這是大學告人立己立人的一個根本問題。後面許多的解釋，都是爲此。譬如：止於至善，這個客觀重要條件。中庸文字，是照原字的意思，也是從客觀方面來講，所以舉人的言行來講，凡人一言之善，可謂之善，可謂之善言；一行之善，可謂之善行，善言善行的普通解釋，即是善言善行的對稱，「至善」的涵義，即言行皆到至善的境界。這個至善的境界，不是抽象的，就是傳文中間所舉，「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幾個客觀條件」。但是這不過是舉出來作幾個最重要的實例，並不是講此外就沒有至善可以表見。譬如中庸所稱的九經，禮記所講的十義，都可以說是止善的客觀條件。蓋凡人的明善，是見於外，即可稱爲善。善未表見於外，即爲明德。大學是爲「治人」階段的話，就是講「治人」的階級，先要自己確立在「至善」的境界，然後可以領導「治於人」的階級，同到「至善」的境界。所以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三句話，朱子標明爲大學的三大綱領。有的人反對他說並沒有三個綱領，只有明明德是一個主腦，因爲如「治人」階級對於自己的明德，先沒有明的工夫，那末，即夠不上說到親民，更不必講止至善的話了。這個三段聯貫的理解，本來單從學者本身上講，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經文此節，連安上三個「在」字，確是含有三個綱領的意味在內。因爲他是把「治人」和「治於人」兩階段的聯繫性，概括來說。所以朱子三大綱領的說法，不能講他錯誤。不過我們可以補充一句話：這三個綱領中間，又以明明德爲

「得」上腦，這就更為完備了。

(二)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我們又記得大學是對「治人」階級的大人說話，我們更記得大學一面對「治人」階級的大人說話，一面把「治於人」階級的聯繫性，同時結合在內。我們還要明白，孔子講學，不論對誰的學生，或為「治人」階級示範，說到「知」字就有一「行」字包含在內。或應是在後。不論孔子如此，即孔門傳系學者，亦無不如此。觀上思於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一節，自博學審問始，是求「知」的工夫，但是這個求「知」的工夫，不是單為「知」而起的，是因為「知」而要「行」而起的。若孔門學問，最重實踐。不是有闢古己立人躬行實踐的必要，即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的必要。換一句話，「知」固是為「行」而「知」。如不要「行」，即不必求「知」。陽明治學，參人處理，無可諱言。然其「知行合一」之說，則直將孔門嫡系，是為特注而的。所以大學這一節講知止的聯繫境界，不獨是要「治人」階級的學者要實行而知而說法，並且是要「治人」階級的大人為其本身所「知」領導「治於人」的階級共行其所知而說法。其口「定」曰「靜」曰「安」曰「慮」曰「得」，不是一「知」后心理變去結果而抽象的意義，乃是「知」而「行」時，產生客觀上必然的幾個階段。我們已經曉得大學要「治人」階級的大人不僅是他自己「知」而即「行」，並且要他本其所「知」去領導那不「知」的「治於人」階級一同去「行」。譬

如拿那「治人」階級中間最高的一個作天子來說，他既然知道「至善」所止的各種字數條件，於「行」階上，那末，他平日所「知」所「行」的各種「至善」兩字觀條件，就是使政府仁慈仁惠的各種客觀條件。換一句話，他所學的門路，就是他為政的方策。所以他能本其所「知」領導「治人」階級，把不「知」的「治於人」階級，一同帶在軌道上「行」走，沒有一點游移遲疑的現象。政府執「行」政策固定不搖，人民方面，當然也是跟着政府，沒有變易的。這個「定」字就是含有「治人」和「治於人」兩個階級「行」的態度在內。到了政府和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那末，朝野上下，就呈了意志統一的現象。所以這個「靜」字就是「定」的結果，我們可以把舜帝的無爲而治，作爲此「靜」字的歷史註腳。試問舜帝當洪水氾濫的時候，他何以能無爲而治呢？這個解答，是很簡單的。就是他能夠堅定不移，執「行」他所「知」的實賢大原則，得了禹、皋陶、契、稷、伯夷等諸賢通力合作的結果，他收到無爲而治的成功，就是因爲他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羣策羣力，把洪水氾濫不易定的天下，而使之成「定」。這個「靜」字的歷史解釋，是值得注意的。政府與人民的意志，既然聯結在一條綫上，那末，政府方面，「安」心積極去爲人民謀福利，人民方面，則各「安」居樂業，遵照政府指示的途徑「行」走。故「靜」而後能「安」，亦是相因而至的事實。至「安」而後而「慮」的境界，即是講政府與人民到了「安」「定」之後，方有工夫去做有備無虞的種種設施。譬如政府方面，則對於敵國

外患的國防計劃，人民方面，則對於第三條一，總九條三條總綱，都為上下同心同德，居「安」思危必有的階段。政府與人民，孰能同心同德，作了「安」不忘危的準備工夫，則「安」可久「安」，政府與人民，才能立於各得其所的地位。即人民「得」長久的「安」居樂業，政府則因「得」衆而享長久「得」國的榮譽。像這樣的解釋，把知止以後的「定」「靜」「安」「慮」「得」等總綱，都從政治實際必經的階段，說明其無聊實的理由。第一、上學的三大綱領，把下面重要的綱領，致、誠、正、修、齊、治、平都八個條目，都籠罩在內，所以不僅「在致誠」句內，重在立人方面說話，即「在明明德」句內，亦寓有立己立人的意義。此一節，我們把「又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斷斷一想，就可明白。又「明明德」一句，既寓有立己立人的意義，則「在止於至善」一句，重在立己的工夫，樹建立人的基礎。第二、「知止而後有定」一節，照上文止至善句，緊接下來。止至善句，既重在立己的工夫，樹建立人的基礎，則此節不宜忽收綱端而在立己方面說話。第三、總文一章，全從大建立言，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條目，亦只就次說明關係，如此節為端述「靜止」工夫，則不獨明止善句不銜接，且與「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語，不相應。因有此三種解釋理由，所以我們只能經文大義解釋明白，這只是採取名經文直解一種意思。

(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一節是大致三大點，和八個條目中開過頭一個大綱線，不難看出，並且把孔門教育的方式，概括的批評出來。最好分作兩層解釋：第一、把經文本體明白解釋。第二、把教育方式，簡單說明。從前經文之「物」，即下節格一物」之「物」。「本」即下文豈是言以終身為「本」之「本」，「事」即指治國平天下之事而言；「知」即上節「知」止，和下節致「知」之「知」。由是我們可以解釋，即「物」之有關於身者為「本」，次而及於國家天下，比較屬末；「事」之有關於家齊者為「始」，治平者為「終」；「本」與「始」為「先」，「末」與「終」為「後」。「物」「先」其「本」「後」其「末」，「事」「先」其「始」「後」其「終」。「知」此「本」「末」「始」「終」「先」「後」的次序，則為不違大學終首的進徑。至其教育的方式，亦可於此看出。以現代科學理解來講，這一節的教育方式，可當作一段簡單的建筑工程看待，那「本」與「始」就是建築物的基址，那「末」和「終」就是基址上的建築物。這段建築工程，若不「先」將這基址完全先行築好，則此建築物之材料，雖即件件齊備，也還是沒有樹立的可能。這工程最大的目標，本來是在建築物的完成，不是在基址的興築。但是卻到建築上着施工的先務，則基址的「先」，是建築物的「先」。這幾句話可以說是把大學這一節所講教育方式的用意，作一個概括的說明。至其理論的說明，參觀拙著大學叢書內的大學甲編，第四章，大學教育方式，即可徹底了解。

(四)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我對此節的講法，分作三項來解釋：第一、此節著重稱爲大學三大綱領底，八大條目，從欲平天下著的爲政說起，斷原到他個人的身心修養。這八項條目，除格物致知外，在下一節經文，俱重行推本由身心修養，說到治國平天下。所以此節的經文大體要首先明白的，就是要認清上面的三大綱領，好比作三道幾何題目，本節的八項條目，就是解答此三道題目的八項幾何定理。你們平常做幾何練習題目時候，全憑對於應用的幾何定理確實貫通，方能隨時解答題目，不感困難。這個平時對於幾何定理多少的確實貫通工夫，就好比那欲則明德於天下的大人，平時對於這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項條目，都要有夠充分的熟讀工夫一樣。如此解釋，我想把這經文的意義介紹到你們的腦筋裏比較較文暢字，依舊莊嚴來講，還要深刻得多。

第二、我要告訴你們，爲什麼大學不言古之欲平天下者，而曰一省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所謂的重大意義。我們曉得明德就是人的天性，通俗的說，就是人的良心，這個良心，是天下人所同有的；古之欲平天下者，不欲以他的威權去鎮服天下，那要先從根本上修明他自己的良心，拿他自己的修明的良心，推到天下的心，使天下人的良心，都爲他同感化，一同修明起來。他當真是個書呆子嗎？他不獨不是書呆子，並且比那一般喜歡用威權去鎮服天下的帝王，還要高明得多。他以爲以一個人去治天下，不如以天下人去治天下。

但是天下的人多得很，萬不能個個人都占在治天下的地位上。所以他說抓住這個天下人所共有的良心，立一個最高的地位上。與天下人共治天下。這是孔子所講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論。大事這話，就是以大道的最高大道，指示後世的。第三、我依把良知在格物的常識，與你講一點，至於格物，解釋，本門可從我在區分部的大學講述記錄的印本子所參考的，如再要深究，將要從這所講的大學內篇致知在格物說，良知所是良知「知」，前後兩點關係。此兩點要把握「物」和「知」兩關子，就常識方面，解釋明白。「物」就把他當作「萬物」看，「知」即是「良知」最好把他當作「良心」看。我們記得上面明明講，即是修明良心解釋。我們又記得上面講明明德於天下，即是抓住天下人共同的良心，與天下人共治天下的大道理。我們就要曉得這個格物致知工夫，就是如何修明良心的工夫，就是如何切實地抓住天下人共同的良心的工夫。我們知道人是離不開人的，同時人是離不開物的，人有離不開人的良心，同時人也有離不開物的良心。這離不開人和物的良心，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是合的，不是分的。是圓周的，不是將然的。所以這個格物的工夫，就是研究人與人和物不能分離的關係中間所產生的各種自然法則的基本方法。或者可以說，是中國政治學中一種心理建設的理論原則。只要把人和物各種關係的，然法則，研究得透明徹底，即是把人的良心，修明到天其爛沒全無渣

澤的境界，這就是致知在格物一個簡單的解釋。

(五)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國治而後天下平。此節我前在區分部大講過，劉同學當時，逐條解釋，彼等記錄，極感困難，屢經修正始得略有眉目。我想此理不必照字面講，關於字句方面理解，可在油印本子上，自行參考。現將全節分作三段來講：第一，「致知而後意誠」一段來講。此四層修養工夫，都是修明良心的工夫，不過按照心理上動靜感應自覺則意誠，致知的程序，不能不有這幾個階段的分別。「物格而後知至的道理」在「上節解釋」致知在格物中間，已經說明。「知至而後意誠」不是於格物致知之後，另外還有一層等待意誠的工夫。誠意一個階段，雖然可以說是這四個階段中，一個中心的階段。但是這個中心階段的基礎，還是建立在這格物某幾階段上。陽明講學，對於此節，張獻忠，原有一層解釋，謂「中心階段，是不錯的。然將格物某幾工夫，忽略過去，只以知至為第一，這就自然全無中心，覺得禪門明心見性的理論，夾雜不清。其實工夫的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工夫是著明明總於天下而言，欲明則諸於天下的心，便是第一刻能誠意，與人論學，必須第一刻能離人與物的關係。所以把這格物工夫，作為不明誠的基礎，這是不對的。人與人、和人與物的兩重關係而單獨言動如何，知如何致，意如何誠，心如何正。豈平時致力的工夫而言，應有此四個階段的分別，但加到了適用的場合，不同沒有任何階段

得厚慶分。並且預備工夫，為謀畫一策，其意總表現在修齊治平等處。一箇禮學上。所應施之於身而身修，施之於家而家齊，施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因為有這樣重大的關係，所以古代大學的學習期限，則定有九年的長久，就是注重這個「治人」一階級，身心基本修養的良好準備。第二，將修齊兩個階段合併解釋。誠意一個階段，是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階段中一個中心階段。因為格物，致知，俱是誠意的基本工夫，而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這誠意的推廣效用。但修身一個階段，又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個客觀的基層階段。因為這個階段異常重要的原故，所以格、致、誠、正，這四個階段，都是為這一個階段作預備工夫的。在中 古代的政治，以禮為先，政刑為後，這個階段的預備工夫，當然比現代任何憲法政治的國家，都更為重要。至於家的一個階段，在歐美現代政治上，實不發生重大關係，你在中國則因民族原始發展的系統，其所具的特殊因素，與世界各國的民族，均有不同的原故。中國孔 講仁學的時代，家與 的理亂，發生極重要的聯繫性。即到了中華民國的現代，「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句話，還是像你們平時解答幾何題目與條有關的幾何定理一樣適用的。(一)「治國平天下」本可以不分開來講，但在古代封建制度未崩潰的時候，國與天下是分列，是很重要的。茲分作兩處說明：(一)惟天子能言天下，諸侯只能言國，然則天子之使 諸侯能治其國，將政施仁，則亦可以推得衆得國之功而得天下。(二)天子雖有天下，然以畿內為國。其為政

以說內為中心點。換一句話，國是與天子直接管轄的地方，作指示範圍。如畿內治理不終，則畿外必因難而廢，治理必更加不好。畿內去京畿，王制亦略，禮樂所及大綱，天子不復能問，即是不能治國，即不能平天下的實例。

(六)自天子以下於庶人，是以修身為本。我們以此意通文可以發見而解釋與許多不同的地方，並得不覺而直達其理。第一，上面三大綱領都涵有「治人」和「治於人」兩個階段的意義在內。假使明說天子與庶人皆以修身為本，就可原作明明曰句，這義有治於人階級在內的遞進關係。第二，此節的意義與上面「明明德於天下」句遙相關合。上言「天下人同有的明德，與天下人共治天下」。此言以天子一人側身修行去治天下，不如使天下之人各自治其身。這雖不同，而一出於以天下為公之心則無異。第三，孔子為政以德，禮為先，政刑為後，於此可概見。蓋使天下之人各自治其身，即使天下之人，各知進德守禮而不至於犯法。孟子申以總行仁與以力假仁之辨，意亦如此。

(七)其本亂而其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此節有兩點可以說明。第一，我們要回憶諸物有本末節，曾將一段簡單地建築工程，作為解釋那節教育方式的譬喻。本節「其本亂而其末治者否矣」句，正關合到那節的教育方式。所以我們亦可同依此節而解釋。當作本節的解釋。第二，「其所厚則薄」兩句，言天子不能修身齊家，即不能治國平天下。蓋厚薄兩字，最好比較來講，如將美玉與瓦礫，雖有美玉瓦礫之分，